

■早闻狄声

前段日子看《警察荣誉》，意外从几位熟面孔演员身上串起了一些娱乐圈的“冷知识”，一些平时不太容易联想到的人情关系网。

首当其冲的是八里河派出所所长“王守一”和下属“曹建军”，剧里这两个角色的对手戏颇有些动人：王守一圆融而知世故，看似是“打太极”的高手，对下属其实相当偏爱；曹建军自负虚荣又自卑，但如果看明白了他悲剧的根源，观众会情不自禁理解他的步步错，老所长对曹建军的心疼，也因此格外让人共情。

戏里是有亦师亦友的上下级，戏外王景春和赵阳却是上戏95级表演系本科的同班同学，只不过王景春是在22岁时以“特招”的形式超龄入学，是班里名副其实的的老大哥；而他们共同的明星同学，还包括在校期间就凭借《永不瞑目》一炮走红的陆毅。

明星的同学关系之所以值得聊

■花言峭语

《重生之门》在前不久刚刚落下了帷幕，在我看来，这部剧最有意思的是双男主设定，张译扮演的警察罗坚以及王俊凯扮演的庄文杰，不管是命运、性格、成长经历都有很多相反的地方，但又处处互补。

罗坚是个警察，而且是一个老警察；庄文杰则出身于盗贼世家，但即有这样的出身，有这样的过去，庄文杰对爱、对光明还是充满了向往的，对未来有很多的计划和憧憬。两个人的出身就充满了对比和互补，这是这两个人的第一道对立和互补关系。

他们第二道对立互补关系来自于他们的性格。罗坚是成年人，而且是警察，在警局工作了很多年，跟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他性格的底色已经非常稳定，情绪的波澜也非常小了。庄文杰则恰恰相反，他很年轻，打交道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江湖人，他的人生里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有很多悬而未决的决定，他也经常徘徊在黑白边缘和善与恶的边缘。这就导致他

■钱眼识人

最近因为《梦华录》的爆红，古偶剧话题热了起来，不少老剧也跟着被翻出来，被对比。我看这一类型的剧本来是不多的，但只有它值得我回味，在居家办公期间，我就是靠这部剧纾解情绪的——七年前的《琅琊榜》。

七年前，剧中梅长苏生死未卜，原著小说其实是盖棺定论了，他毅然决然地奔向了他所选择的未来，也是他所选择的结局。一部好的作品往往有多层韵味，最初人们看权谋，而今我重新看，却更唏嘘一个人的成长主题：有人终将老去，但有人正年轻（刺猬乐队创作的歌词）。抛开架空历史的戏剧情节，我以为《琅琊榜》具有穿透时间的魅力是因为它用变型的形式含蓄又不失深情地记录了两代年轻人之间的冲突、置换与错位，其中最典型的关系就是谢玉与梅长苏。他们本是一类人，但最终成为对立面，

《警察荣誉》背后的“冷知识”

聊，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能折射出命运的不可预知。同样是天之骄子，同样在象牙塔里成长，有的人成名趁早，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渐渐不知去向……这个过程漫长但真切，好运的人未必能理解他人的心焦，苦苦等待的或许也很难看明白他人的高处不胜寒；如果处境各异却依然情同当年，可以说是难得的运气了。

王景春曾在不同的采访中被追问当年，你能从他的回答中听出豁达，也能听出百味杂陈——同班同学在大放异彩的时候，他在默默苦熬，最出彩的角色几乎都在40岁之后才陆续登场。但通过“考古”同班同学们的社交平台，你也确实能看出这位“老班长”的好人缘，尤其是在艺人普遍将微博当朋友圈用的年代，95级不止一个同学欢快地和他互动。赵阳甚至在微博上玩过“整蛊游戏”，煞有介事地宣布要和班长王景春“私奔”，别

有一番鲜活有趣。

相比王景春的老成，赵阳年轻时称得上英俊小生，能在古装剧里演得了温润如玉的公子，也能在现代戏里展露几分浓眉大眼的英挺。他在《少年包青天3》里扮演的公孙策，算得上是很多观众念念不忘的童年“白月光”，风度、气质可圈可点，只可惜这个系列拍到第三部就没了后劲——对了，上一任“公孙策”任泉出自上戏93级表演系，陆毅也是在《少年包青天2》里第一次涂了黑脸，两张俊脸共同成就了这一系列剧最后的高光时刻；而王景春更早在《都是天使惹的祸》里就演了任泉的哥哥。

时光匆匆，现在王景春是演技过硬的双料“影帝”，陆毅依然演得了正剧也拍得起偶像剧，任泉转入商界再不接触表演，而赵阳则从温润变为粗犷，也成就了《沉默的真相》里不得志

的老刑警朱伟，又终于在《警察荣誉》踏踏实实地火了一把。这份际遇叫人不得不感慨，表演这个行当充满了不确定性，外型决定戏路，同型却又完全可能不同命。

如果要把这张关系网再扩大一点，王景春和赵阳则都要喊八里河派出所同事“陈新成”一句“师兄”。扮演者宁理1987年考入上戏表演系，一毕业走的就是男主角的路子，合作的是吴晗弓、陈逸飞这样的人物，偏偏短短几年就选择远赴美国深造，一待就是近十年；好不容易回归，宁理又在不同作品里打转了近12年，才凭借《无证之罪》里心狠手辣的杀手“李丰田”再次走红。当然，又是另一段艺术人生，另一份传奇故事了。

李京秋
媒体人

成长的映照

向这边，也可能滑向那边，既可能变成黑，也可能变成白。但是在整个破案过程中，罗坚却一次一次加固了他的信念，呼唤出了他心中善的部分，帮助他完成了对自己命运的探查，也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有了两个角色的互相映照、对立和补充，这个故事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刑侦故事，而有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性格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丰富的成长。

其实有相似设定的电视剧还有很多，比如2019年播出的《漫长的告别》，这部剧由马志宇编剧，导演周峻纬，何生明、蒲巴甲主演。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的小县城，女大学生尹露遇害，尹露的男朋友连舟为了找到真正的凶手，搬到了尹露最后出现过的古城开始调查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负责案件侦破的刑警付翔，两个人成为朋友，付翔和连舟的性格和命运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最终，连舟成长起来了，和莽撞的少年时期做了告别。

双男主故事，还有很多，但这种年龄和经历有差距的双男主模式，还是不常见的。它让我们想起古代的师徒模式，年长的男性，担任年轻男性的导师，从生活、学习乃至性格养成各方面，进行经验传递。可以说，从前的人类经验传递，都是这样一对一完成的，而《重生之门》或者《漫长的告别》，可以看做是这种人类经验传递模式，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再现。

当然，这种经验传递故事，也在不同性别之间存在，例如科恩兄弟2010年的电影《大地惊雷》，十四岁的少女，为了给父亲报仇，雇佣了一位潦倒的老警察，踏上漫漫长路，在这条长路上，那位没有露面的父亲和老警察一起，都在担任少女的父亲和人生导师的角色。这是我看过的，最动人的，讲述父亲的电影。

韩松落
作家

我唯一回味的古偶剧

他们的故事一直在不同的分身、时代里演绎，流转。

谢玉是被称为朝廷柱石的宁国侯，当年被喻为“芝兰玉树”的美男子，即便人到中年也透着让人无法忽略的雍容贵气，某种程度上现在的他是庙堂上人到中年的梅长苏。谢玉是梅长苏翻案之路上最大也是最难的障碍，因为他的状态是粘糊、模糊的，与梅长苏所爱之人、不忍之人都有千丝万缕的纠葛，甚至可以说，谢玉一度属于梅长苏前世林殊的“桃源”。

梅长苏高于谢玉的人格魅力不在满，而在于藏，在于亏，在一个角色的“留白”之处。梅长苏执意不住靖王府，要在金陵修建苏宅，是他复仇大业间隙的“精神寄托”，也是金陵的“留白”，就像内卷的年轻人总有一个兴趣爱好被营业拖拽得疲惫不堪的灵魂。苏宅里贴的字是“上善若

水”，苏宅的风格也是江南水乡。如果谋略的事儿暂时休憩，这个宅子里就是梅长苏与飞流的日常，除了抚琴焚香，也是招猫逗狗，羡煞旁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梅长苏是片刻林殊，风花雪月，贵在淡雅。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苏宅与靖王府有一条密道，这条密道一头是代表静好田园的人间，一头则是拨弄风云的权谋炼狱，一头是读书修身、水草丰茂的少年韶华，一头就是争斗撕扯、烈火烧心的斯文狂徒。

《琅琊榜》以谢玉和梅长苏之间的智斗为核心圈起了一个高概念、架空历史的人物群像，几乎每张面孔都栩栩如生。第一代主要人物是梅的父辈们，无论是忠还是奸，他们的梦想、价值全得益于不近人情运转的庙堂系统，直到有人牺牲也没有机会反省；第二代呢，是梅和他的朋友圈，继承了地

位、才华，是天之骄子，也被它们束缚，庆幸的是他们有自觉性，经过生离死别，逐渐意识到人格独立的可贵。

在剧中，一个少年要掩埋多少秘密在自己的“苏宅”里才能假装镇定、假装成熟地去面对世界的复杂与残酷，选择抗争还是选择低头，选择保持清醒还是同流合污，选择梦想而孤独还是因为恐惧本身而放弃原则，是漫长、艰难的过程。在故事之外，《琅琊榜》作为一部古偶剧给我的启发是，但凡还有一丝力气，就要有退的勇气和信念，不要害怕被认为不够成熟甚至成功，恰恰相反，我们所处的世界更需要有人还能在喧嚣中安静下来，驻守良善。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三毛，只是一种人设？

据说很多人期待着西班牙出品的纪录片《三毛：沙漠新娘》，终于目睹真容时，又会百味杂陈，头一个没想到的，恐怕是片头居然是林青霞在电影《滚滚红尘》里的片段。

这也无可厚非，三毛是《滚滚红尘》的编剧，也是死于该片落选金马奖最佳编剧之后。不过，外国创作者或许没法了解，三毛和林青霞同为华人世界的现象级文艺偶像，两人之间微妙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里，三毛出现了多个“分身”，除了林青霞，还有张乐平漫画《三毛流浪记》、小说《小王子》等等，后者代表了作家纯真直性的一面，而一再出现的林青霞，更为意味深长。

李敖当年曾说：“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三毛没有美人的特权，那些“美丽的”爱情故事她不胜负荷，而林青霞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语虽刻薄，但看到《沙漠新娘》里一再穿插林青霞的影像，甚至包括《我是一片云》等早期琼瑶片里客厅、舞厅、咖啡厅里的画面，还是很让人出戏。并不是大美人亮相欠缺说服力，而是三毛的文字加上林青霞的脸，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尴尬。

这种尴尬，也隐隐暗合了批评家们的某种指控：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不过是在琼瑶式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纪录片讲到三毛失恋后曾情绪失控时，用的是林青霞歇斯底里痛哭的画面；讲到三毛有自残行为，则见林青霞拿玻璃划过手腕；讲到散文名篇《亲爱的婆婆大人》，琼瑶片里声色俱厉的中国婆婆马上现身……过于戏剧化的画面，与三毛一贯声称的“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产生某种讽刺性的反差。

一直到了《滚滚红尘》，三毛与林青霞才正式会师。导演严浩在纪录片里说，他被三毛吸引，请她出山当编剧，也把她的性格放进剧本里。所以银幕上的林青霞不仅是在演张爱玲，更有三毛附体。其时三毛回到台湾，享受名声带来的滚滚红利，也深受其扰，撒哈拉回不去了，创作形式也改为书信问答、简短语录、录音出版物等等，写剧本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娱乐圈无情打脸，电影颁奖礼上，《滚滚红尘》几乎人人拿奖，只有三毛坐在底下面如死灰，不少人认为这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毛说，“我不是三毛，我是陈平。”三毛，只是一种人设，一个演员。《沙漠新娘》虽有荷西家人的吐槽（“我们家爱她胜过她爱我们”）、据称是三毛生前最后一个秘密情人曝光，但作家光环并未因此破裂，相反，其矛盾叛逆、自我放逐、突围又回归的曲折心路更为清晰。叫人始料未及的是，林青霞淡出银幕后，拿起当年三毛搁下的笔，开始了相当精彩的写作之路。

长凤新
媒体人